

第一章 詭異的法會

付過計程車錢，甫一下車，毛語柔就忍不住因迎面吹來的冷風縮了縮脖子，原本還有些昏昏欲睡的腦袋也徹底醒過來。

台北的冬天果然跟中部不是同一個層次，即便已有心理準備，把自己最厚的外套都穿上，還是覺得濕濕冷冷，骨子透寒。感受著陰雨綿綿又風力強大的天氣，她抓起背包、邊哆嗦著邊小跑步奔向醫院大門外的騎樓。

左右張望了下，約好的人還沒來，她只得苦著臉站到背風的角落，兩眼直盯著對街的便利商店，考慮要不要先衝去買杯熱咖啡暖身兼醒腦。

她是中部人，一畢業就在醫院擔任護理師，這幾天包括昨晚都輪值小夜，回到家已經挺晚，匆匆打包行李洗澡睡覺一早又衝高鐵，但護理師嘛，永遠睡不飽的爆肝行業，本想在高鐵上補眠，偏偏同車廂有兩個小屁孩哭鬧不休，害她睡睡醒醒的精神不濟，這會兒不只冷，還有些頭痛……

外套口袋傳來手機聲，她趕緊拿出來看，是 LINE 訊息。

戚忻：到了嗎？

只有簡短三個字，沒頭沒尾更別說加個表情符號了，毛毛卻看得笑逐顏開。

戚忻是軟體工程師，她去年在醫院裡認識的一位特殊朋友。他因工作之故外派到他們醫院，後來醫院發生一連串恐怖靈異事件，虧得有戚忻幫忙，她才撿回一條小命。

不過戚忻個性孤僻，慣於獨來獨往，明明外表是帥到爆炸的歐爸，竟連半個朋友都沒有，為了報答他的救命之恩，她厚著臉皮延續兩人從醫院起就種下的「飯友」關係，即便工作地點不同，兩個同樣忙到沒日沒夜的人卻不時一起吃早餐、午餐、下午茶、晚餐或宵夜，端視兩人有空的時間而定。

雖說自己已堪稱是地球上跟戚忻最有互動的人了，不過相處時多半由她天南地北的閒扯，戚忻偶爾插話，那張冰塊臉實在看不出太多情緒，她還以為戚忻都拿她的話當背景音呢，沒想到她只無意中提起一次自己今天要回台北奔喪，他倒是記住了。

能讓一個對誰都漠不關心的傢伙記住自己的行程，真令她受寵若驚兼欣慰不已，戚忻終於明白好朋友間該有的互動與關心了。

毛毛：到了，正在醫院門口等我爸。

戚忻：嗯。

彷彿可以看見那張冰山臉酷酷回應出一個字的模樣，毛毛不自覺唇角微揚，認真打出一大串叮嚀。

毛毛：你最近在趕案子吧？就算我不在也要好好吃飯知道嗎？小心我突擊檢查！還有我前兩天買了幾包水餃，有順便買你的份，共三種口味，今天應該就會寄到你家，記得下班去收。煮水餃你會吧？一鍋水煮開後丟進去，等水餃浮起來就差不多熟了，裡面還有附醬料喔。

按下傳送，隨即顯示已讀，但沒回應，毛毛倒是很習慣了，自顧自又往下打。

毛毛：一定要吃喔，如果下次去你家發現冰箱裡還有水餃，我就買一堆吃的塞爆你家冰箱！

最後還附上一個囂張的插圖。

戚忻：嗯。

這次倒很快的回應了一個字，那張酷臉底下八成還有些悶。想像那畫面，毛毛得意的悶笑幾聲。

她早摸透戚忻最怕她的碎念和塞食物豪舉，之前他還不信邪，她心一橫跟他卯上，花掉近一個月薪水狂買吃的寄去他家，舉凡各式中西式熟食、水果、零食點心飲品應有盡有，包裹之多直接癱瘓他家警衛室，戚忻回家一看臉都綠了，連退貨都不知該從何下手，從此不敢再把她的威脅當耳邊風。

毛毛：那你先忙吧，掰。

戚忻：嗯。

雖然又只回一個字，但這已算戚忻最有誠意的表現了，除非工作所需，那傢伙可是永遠的「已讀不回」，她也是歷經一段時間的屢戰屢敗、越挫越勇後，戚忻才認命的開始回應，慢慢的越回越習慣，現在基本上不會再忽略她的 LINE 訊息，就連電話也被訓練成趕緊接或稍晚回電，這在戚忻的人際互動關係上堪稱一大進步，想來哪天反過來主動約她，也是指日可待了。

不是她自誇，戚忻有她這個朋友真是三生有幸，這世上大概不會有人如她這般好心，願意用愛與耐性感化南極冰山。

毛毛滿意的收起手機，原本冷得要命，注意力被轉移後心情變好，現在倒不覺得有多難受了。

「毛毛？」

一旁傳來一個稍嫌不確定的問候，毛毛連忙轉頭。她幼時特別喜愛毛茸茸的玩偶，總是抱著不離身，加上又姓毛，家人便打趣的暱稱她為毛毛，後來叫習慣了，一方面也是她本名跟個性實在不符，所有家人朋友同事們都這麼叫她。

「爸！」毛毛叫了一聲，邊打量面前的人。

她父母在她國小時就離異，她跟著媽媽一起搬回中部娘家定居，後來也在那兒念書工作，因為忙和其他種種緣故，她並不常見父親，只偶爾通通電話，上次見面已經是兩年前，兩人一起去探望長期臥病的奶奶，這次再見卻是為了奔喪，想著都令人感嘆。

爸爸還是印象中的樣子，矮矮胖胖，穿著那件黑色風衣厚夾克和洗到老舊的工作褲，灰撲撲的布鞋，有些禿的頭髮被風吹得亂七八糟，就是一個隨處可見的普通歐吉桑……幸好自己長得幾乎是母親的翻版，毛毛第八百次慶幸。

「妳等很久了吧？下雨天，公車塞車。」毛立國有些不好意思的解釋。

「還好啦，我也才剛到沒多久。爸你穿這樣不冷啊？要不要我幫你買件外套？」毛毛心想著是不是該給爸爸買件外套，但她請假時間有限，又要忙喪事，怕是難有多餘時間逛街。

「不用、不用，我皮粗肉厚，才不怕冷呢。」毛立國忙不迭的搖頭，「妳有錢就自己存起來，有錢有底氣，以後才不會讓婆家看不起。」

「爸你是說到哪裡去了，哪來的婆家啊，男朋友都還不知道在那兒呢！」毛毛哭笑不得。

「妳還沒交男朋友？」毛立國擔憂的皺起眉頭，「奇怪，妳長得也不差啊，怎麼會交不到？還是工作太忙沒空約會？唉，妳這樣不行啦，都幾歲了，女人青春有限，不趕緊找難道想跟妳姑姑一樣嫁不出去、老了當老姑婆？妳媽媽在妳這個年紀都……」

「是是是，我知道我媽在我這個年紀都已經生下我了。」毛毛翻個白眼搶過話，無奈想著自己愛碎念這點絕對是遺傳到他，「爸，我們那麼久沒見，不要一見面就逼問這個啦！」都還沒過年呢，她就已經領教到「過年最不想被親戚追問的話題」榜首了。

「念妳是為妳好……好啦好啦。」看女兒垮下臉，毛立國沒轍的嘆口氣。

這女兒國小就離開他了，他年輕時不學好，欠了一屁股賭債到處跑路，弄得妻離子散，贍養費半毛沒給，還反過來跟前妻女兒要了不少錢，現在女兒大了，會自己賺錢了，為了不想讓女兒覺得有他這種爸爸很丟臉，他才重新振作，現在在大樓當警衛，一個月賺不多，至少足夠溫飽，不必再當女兒的負擔，但要想多給女兒一些什麼是沒辦法了。

唉，人生就是這樣，年輕時鬼迷心竅不懂得珍惜，現在老了回頭，能做的又那樣少。

「好啦，知道你是為我好，我會努力，OK？」見爸爸一臉鬱鬱，毛毛伸手挽住他手臂。

毛立國瞥眼女兒主動親近的舉止，心頭的失落登時消散幾分。無論如何，女兒還肯理會他、跟他親近，就已經是自己最大的福分了。

「法會快開始了吧，我們再不去就要遲到了。」毛毛看看手錶道。今兒是奶奶頭七，要做法會，除了她跟爸爸還有一票親戚要來，大家約好直接在會場碰面。

「對對，我們快進去。」毛立國連忙領著她往醫院裡走。

「去醫院幹麼？奶奶不是都過世好幾天了嗎？」毛毛不解地問。她還以為爸爸只是怕她路不熟、先約在大地標碰面，沒想到是要進醫院。

「先去往生室，妳大伯他們都在那裡。」

「喔。」

醫院嘛，對毛毛來說是幾乎天天報到的地方，即便地點不同，總體來說也是大同小異，她好奇的到處打量這間醫院，一邊跟著爸爸往前走。

毛立國來過好幾次了，直接走往電梯的方向。

「幾樓？」毛毛隨口問。

「往下。」毛立國瞪她一眼，含糊回答。

毛毛被瞪得莫名其妙，往樓層示意圖看，很快發現位於地下二樓的「往生室」。原來她老爸是嫌她沒神經，旁邊還有人呢，一回答不就人人都知道她家有人剛過世？老人家就是愛忌諱些有的沒的，她可是護理師，連幫死者換衣服做初步清洗的事都沒少做過，生生死死的哪有啥好大驚小怪。

想是這樣想，毛毛還是沒敢挑戰爸爸的傳統思維，就怕被碎念，不過……好像哪裡怪怪的？

「爸，我們是先去往生室跟大伯他們碰面，然後再一起去殯儀館？」毛毛納悶。沒記錯的話，頭七法會一般都是在殯儀館或自家操辦的靈堂舉行的吧？

毛立國又瞪她一眼，這次連回答都沒有，但傳達的意思很明顯，就是要她閉嘴。

她這又是犯到啥了，問問都不行？毛毛心裡嘀咕著。

媽媽帶她搬到中部後跟父親這邊的親戚就甚少聯絡了，頂多在電話裡聽爸爸提及一些，奶奶過世時她也沒回來，爸爸只說他們會處理、等頭七那天再回來就好，至於現在「處理」得怎麼樣她是完全不知情，連訃聞也沒拿到，反正這種事都是大人說了算，小輩照做就好。

出電梯，入眼沒半個人，只一尊地藏王菩薩擺在電動門前方，按開電動門，裡頭是一條長廊，兩側都隔著小房間，冷冷清清的相當安靜，毛毛跟在父親身後走進其中一個小隔間。

小隔間裡共有三個人，似乎正在說話，聽見開門聲便頓住望向門口。

「唷，這不是毛毛嗎？好久不見了。」其中一人開口。

「大伯母。」毛毛連忙打招呼。

因為是辦喪事，大夥兒都穿一身黑，唯獨大伯母顧幸好穿了白衣素褲，腳上一雙名牌休閒鞋，挽著包頭，平素的濃妝變成淡妝，還抹了淺色口紅，看得出來保養有道，臉上幾乎沒什麼明顯皺紋，笑笑的，顯得精神奕奕。

「真是女大十八變，看看，現在都出落成大美女了！我聽說妳在中部一間大醫院當護理師？幸好妳長相和個性都像到妳媽，不然可糟了。」顧幸好表情微笑，口吻卻不怎麼友善。

毛毛聞言也只能打個哈哈，當成玩笑話。

大伯母從小家境富裕，比較嬌氣，對夫家的人經常都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態，講話也話中有話、專愛踩人痛腳，換作平常自己愛打抱不平的熱血個性，此時多半要回嘴，無奈面前的都是長輩，她又是來奔喪不是來吵架的，反正也不常見面，能忍就忍。

「毛毛，妳一大早從中部趕來累了吧？吃過早餐沒有？快過來坐。」毛立貞溫和地拍拍她旁邊的空位。

「還好啦，車上有吃過了。」毛毛衝著姑姑一笑，走到她身邊坐下。

姑姑五十多歲了，跟同年齡的嫂嫂一比，明顯有老態，加上失親傷心，雙眼浮腫面容憔悴，更是令人萌生歲月不饒人的感觸。

姑姑原本是工廠作業員，幾年前奶奶中風後無人照料，她辭去工作專心照顧奶奶，斷斷續續也有在家當保母替人帶小孩，至今未婚。據說姑姑以前曾有一名論及婚嫁的男友，不知何故分了，之後就沒再聽說她有認識什麼對象。

「二哥還沒來？」毛立國隨口問。他在家裡排行第四，也是最小的，大哥毛立慶，二哥毛立明，三姊則是毛立貞。

「嗯，打電話也沒接，連毛毛都到了，阿明是在搞什麼，這麼多人等他一個。」毛立慶不悅地接口。

「一個？他那個外國妻子沒回來？」毛立國耳尖。

「隨便她愛來不來，反正都要離婚了，又是個外國人，來了也不懂。」毛立慶板著臉，顯然對這位弟媳無甚好感。

「他們真的要離嗎？阿明不是不肯？」毛立國好奇追問。

「不肯又怎樣？都已經分居一年多，名存實亡了。」毛立慶冷笑，「早跟阿明說過別娶外國女人，他就不聽，一心只想娶外國女人讓自己也變成外國人。哼，現在好啦，被戴綠帽，就連那個混血女兒也不曉得是不是他的種！」

他跟二弟年齡只差一歲半，從小兩人就互看不順眼，樣樣都要比，他喜歡熱鬧好交友，弟弟則陰陰沉沉的整日讀書，在他眼中，這個弟弟唯一比他優秀的也就書讀得好，後來還拿獎學金出國念碩士，畢業後留在國外工作，父母為此到處跟人炫耀，讓他一度很不是滋味。

幸好他後來結識了老婆幸好，幸好娘家有錢，資助他創業，他在國外做生意做得有聲有色，二弟這幾年卻越混越差，總算沒被比下去。

「好了啦，你們別在小孩面前說這個。」毛立貞插嘴，瞥了毛毛一眼。要說兄弟的恩怨史，那是說也說不完的，但在小輩面前，有些事還是別說太白比較好。

「大寶跟小愛呢？」毛毛從善如流轉了話題。

大伯家有兩個小孩，不過大伯晚婚，那兩個都比自己小，也都還在念書，大的是延畢，小的大二，上次見面都是幾年前的事了。

「他們去買咖啡，說是有時差，調不過來。」毛立慶道。

「有時差？」毛毛納悶。她是知道大伯一家住美國，這次是特地飛回台灣奔喪，但奶奶都過世七天了，時差還沒調過來？

「他們昨天才到台灣。」毛立貞淡淡地補上一句。

「昨天？」毛毛聞言一怔。

「還不都是小愛，說是學校有活動走不開，你大伯生意又忙，這都快過年了，哪有辦法說回來就回來？我們可是喬了又喬，好不容易才趕回來的，可不像阿貞，成天就守在家，還什麼都不用管。」顧幸好說是解釋，聽起來又話裡帶刺。

「大嫂，妳這話什麼意思？」毛立貞臉色微變。

「我哪有什麼意思，阿貞妳忙著傷心，又是女人家，沒操辦好後事也是情有可原，最該怪的還是妳二哥，明明大前天就回台灣了，還什麼事都沒做，整日只惦記著老婆，說好聽點是要等大哥回來再一起商量，說穿了就是怕花錢……阿國，我不是指桑罵槐的說你啊，你經濟狀況不好我們知道，大家一家人，辦喪事就是有錢出錢有力出力，不計較那些，但全要我們出也說不過去是不是？老二是該出些的。」顧幸好嬌聲嬌氣地道。

毛立國鐵青著臉，沒應聲，其餘兩兄妹也都抿緊唇，氣氛一時間僵硬不已，倒是毛毛越聽越覺得不對勁。

什麼叫沒操辦好後事？她看了看手錶，快十點了，但大夥兒似乎都沒要移動，不是要辦法會？

她忍不住低聲問一旁的姑姑，「姑姑，不是說十點要辦頭七法會嗎？」

「嗯。」毛立貞心不在焉的點點頭。

「那是要在哪兒辦？」毛毛追問。

聽到毛毛這麼問，毛立貞這才驚訝地看她一眼，「就在這兒辦。」

「在這兒辦？」毛毛瞪大眼，「但這裡不是往生室嗎？」

她在醫院裡工作，往生室的作用她還懂，通常死者在醫院裡過世後，會先請家人帶衣物過來更換掉醫院的病人服，接著再將死者推送到往生室，在那裡等待殯喪業的相關人員開靈車過來，將屍體運送到殯儀館或運回家中，接著布置靈堂，舉辦法會。

因為民俗信仰的關係，往生室也會有法師或道士做些招魂、超渡誦經之類的儀式，但那大多是在往生者過世當天，頭七直接在往生室舉辦的她根本沒聽過，至少在她入行當護理師的這幾年裡沒聽過。

一開始她以為大家只是先聚在這裡談事，那無妨，不料居然是要在這兒辦正式法會！中間還有供桌呢，三面靠牆口字型的位置也各放了一張長凳和幾張木椅，印象中法會還得跪拜，加上誦經人員，這六坪不到的隔間會不會太擁擠？

這一張望，毛毛才注意到供桌上擺放了魚肉、豬肉和雞肉三牲，還有一籃水果以及兩大盒一格一格、每格都放了些許小菜的透明封膜塑膠盒。

毛毛努力回想好幾年前曾參加過的外公喪禮情景，這大概是用來「拜飯」的，不過傳統拜飯是往生後天天準備熟食祭拜，眼前兩大盒共十幾樣精緻菜色，看似多，卻反而讓她有種敷衍的怪異感。

她記得那時媽媽守靈堂，除了每天固定點香奉三餐，還會準備外公生前喜歡吃的食物或水果，一群親戚會圍坐在桌邊摺蓮花，一邊閒聊跟外公的趣事，感覺似乎就沒那麼悲痛，還有些溫馨，但現在.....奶奶是要在這個冷冰冰的狹窄地方辦頭七法會？

「為什麼是在這裡辦？不是都在靈堂嗎？」毛毛忍不住追問。

「在這裡辦也一樣。」毛立貞臉色難看，低聲迅速回了句模稜兩可的話。

哪裡一樣，她就沒聽過在往生室辦頭七的.....等等，該不會這就是大人們剛提到的「沒操辦好後事」？因為大伯一家昨天才趕回台灣，其餘人不想花錢，所以在這之前根本沒人做主，就任由奶奶的遺體暫放在這裡，連靈堂都沒有？

「可是——」毛毛想說什麼，一開口就被打斷。

「妳大伯二伯他們都長年住在國外，比較不忌諱一些有的沒的，」毛立國丟給毛毛警告的眼神，深知這女兒凡事不平則鳴的衝動個性，「昨天我們已經盡速聯絡好一間葬儀社，他們也幫我們找好辦法會的師姊，一會兒就會來，後續的事他們葬儀社會處理。」

難怪爸爸電話裡啥都沒講，原來是根本什麼都還沒確定！

毛毛皺皺眉，身為一個醫護人員，看淡生死但尊重生命，奶奶有四個孩子，死後卻連個靈堂都沒有，最具象徵意義的頭七法會也辦得如此草率，實在不該，可是滿屋長輩，喪事沒她置喙的餘地，就連她爸爸恐怕也是沒啥話語權的。

爸爸早年不學好，被討債的逼得緊，差點出事，後來是大伯出面幫忙還掉一些債，此後她爸爸在大伯面前就變得唯唯諾諾，沒啥聲音了。

「那之後還有要辦什麼法會嗎？出殯的日子看好沒？我得拿訃聞事先請假。」毛毛問。

「還要辦什麼法會？」顧幸好有些莫名其妙，「不就是選個日子出殯嗎？我們月底前還要趕回美國，有好多事都沒做呢！」

「剛才葬儀社的小吳有打電話來，說我們要先選靈骨塔位置，出殯那天就要火化放進去，他挑了幾個地方，等一下他會過來，法會結束就帶我們去參觀，今天把位置選一選，便可以決定日子了。」毛毛慶接口。

顧幸好蹙眉點個頭，似乎覺得麻煩，但也沒說什麼，喪事嘛，該跑的還是得跑。

原來連塔位都還沒看？毛毛驚嘆。

現代人忙碌，對習俗的重視度大減，她就聽過不少「看心情」遵守的例子，比如清明節有空就祭祖，沒空就算了，喪禮守七太累，一切從速從簡，就連拜拜求平安都可以在網路上完成，讓她很是無言。

就在此時，門再度被打開，跟著走進一男一女，正是大伯的兩個孩子。

「大寶、小愛！」毛毛熱絡的打招呼。

大寶的模樣跟小時候差不多，胖胖的一百七十幾公分，穿著黑色大學 T 和深色牛仔褲，還戴著棒球帽，帽子底下露出幾撮染成金色的髮絲，氣質和動作一看就是個 ABC，小愛則是媽媽的翻版，臉蛋和身材都清瘦，就連若有似無的趾高氣昂神韻都像個十足十，聽到毛毛的招呼聲，也只略略朝她點個頭，拿著飲料就坐到媽媽身邊去。

「毛毛姊，妳不要再叫我大寶，我都二十幾歲，不是小孩子了！」大寶抗議。

「在我印象裡你還是那個連鞭炮都不敢點的胖小子嘛。」毛毛聳聳肩。大寶和小愛都是小名，小時候都是那樣叫，兩人的真名是啥她一時間還真想不起來。

「幹麼記這個啊……」大寶無奈的嘟囔。

毛毛大他兩歲，小時候兩人經常玩在一起，不過毛毛膽子奇大，比他這個男孩子更有氣概，讓他很服氣，後來小叔離婚，毛毛搬去中部，他還為此難過了很久。

「一段時間沒見，你好像更胖了啊？」毛毛嘖嘖有聲的看著堂弟肚子上的肥肉。

「哪有人一見面就人身攻擊的？我已經減掉三公斤了啦！」大寶罔著臉抱怨，又晃了晃手上的提袋，「喏，咖啡第二杯半價，我就多買了一杯，妳要不要喝？」

「要！」毛毛眼睛一亮，伸手接過熱咖啡。

「你怎麼不多買幾杯，就買自己的？」顧幸好突然問。

「媽妳想喝啊？剛我問妳妳不是說不用？想喝我再去買好了。」大寶說著又要走出去。

「給我過來坐下，買個飲料買了半個多小時，你是去哪裡買？醫院對面不就是超商？時間快到了，你還是乖乖坐著等。」顧幸好白他一眼，拍拍自己另一側的空位。

「呃，大伯母妳要喝嗎？」毛毛有點不好意思。人家多帶一杯說不定是要孝敬媽媽，被她從中攔截了。

「妳喝就好。」顧幸好朝她笑了笑。

不知是不是毛毛自己的錯覺，那笑容沒什麼溫度，一旁的小愛也若有似無的瞪她一眼。這個小愛，小時候就特別安靜，她爸說那是大家閨秀的風範，她是不懂啦，只覺得難以親近，還不如跟大寶打打鬧鬧自在。

「毛毛姊，聽說妳在大醫院當護理師？」大寶顯然對這位堂姊很感興趣。

「嗯，之前是待急診室，現在調到普通病房了。」毛毛答。

「哇，急診室耶，那不就常看到那種車禍啊、凶殺之類到處噴血的？」大寶一臉佩服，這位堂姊打小天不怕地不怕，人又仗義，確實很適合當護理師。

毛毛點點頭，「是啊，我還遇過當場斷氣的。」

「真的？」大寶興致勃勃，一副很想坐到毛毛身邊聊天的模樣，但才起身就被母親一把壓回去。

「小孩子有耳無嘴，在這裡說那些做什麼？」顧幸好警告的瞪兒子一眼。

好不容易稍微熱絡起來的氣氛又立刻沉寂下去。

空氣裡有種無形的壓抑感，不是親人逝去的悲傷，而是尷尬和疏離，說是一家人相聚，卻處處都是一觸即發的地雷，連閒話家常也很難好好持續，毛毛總算明白為什麼大寶會出去買飲料買半天了。

她是活潑又隨和的人，還挺沒神經，但這種場合太活潑顯得很不莊重，她只能不斷提醒自己要正經嚴肅別多嘴，不過這氣氛實在是……

幸好門板又傳來敲門聲，接著三名中年婦女拎著幾袋東西魚貫走入，大夥兒紛紛看向三人。

為首的一人道：「我們是來誦經的師姊，請問家屬都到齊了嗎？」

「還有一個，不等他沒關係。」毛立慶道。

「是嗎？」師姊頓了頓，看其餘家屬也沒反對的意思，便道：「等我們準備好他要是還沒來，那就先開始。」

語畢，三人各自從袋子裡拿出誦經時穿戴的袍服，直接披在外衣上，接著又拿出木魚等法器，以及一疊經書，其中兩人各自坐到供桌兩側，為首的那位師姊則坐在正中，接著才轉身對幾人開口。

「等一下我們法會開始之後不要太大聲，醫院有規定不能在往生室辦頭七法會，被抓到要罰錢，大家配合一下。」

原來有規定不能辦？那為什麼還要在這裡辦？省錢還是省事？毛毛心裡不平，想問嘛，卻見大夥兒都一臉肅穆沒意見，她只好閉嘴。

死者為大，喪事尤不該吵架，他們當兒女媳婦的都沒意見，她一個不親的孫女也不好說什麼了。

「我先點名一下。」為首的那位師姊掏出一張紙，上頭寫著所有人的名字，是跟她聯絡的喪儀社吳先生給她的家屬資料，死者王桂枝的丈夫已過世，下面有四個小孩。「毛立慶？」

「是我。」毛立慶站起來。

「長媳顧幸好？長孫毛為青？孫女毛以愛？」見三人略舉手示意，師姊又往下點，「毛立明？」

「就是他還沒到。」毛立慶道。

「喔，那……毛立貞？毛立國？孫女毛語柔？」

毛毛連忙舉手。

「好，現在麻煩大家站到中間來，」點完名，為首的師姊轉身做個「請」的手勢，「毛立慶和毛立國站第一排，顧幸好和毛立貞站第二排，孫輩站第三排。不要站太密，後退一點，等一下還要拜。」

眾人趕緊依著安排站好，不過房間位置有限，三排人一站，四周還有擺長凳，登時顯得更加侷促，毛毛站在最後一排左側，旁邊就是門，她看了門鎖一眼，心想若有人突然用力開門說不定會打到她……一回頭，站中間的大寶正衝著她擠眉弄眼，似乎在嘲弄她選的好位置，毛毛回以一瞪。

另一位師姊點上香，走過來交給第一排的兩兄弟，囑咐他們跟拜。

「今天我們是來替母親王女士舉辦頭七法會，請兩位兒子恭請母親前來聆聽經文，拜—」

聽主持的師姊說到這兒，毛立慶和毛立國連忙持香一拜，左側的師姊上前將香收走，插進供桌上的香爐，右側師姊則拿出兩枚硬幣，其中一枚的人頭上貼了一個紅色的小圓點，遞給毛立慶。

「請長子代表擲筊，詢問母親是否已來現場？」

毛立慶一愣，一時間似乎不知道該怎麼說，只能重複師姊的話，「請問母親是否已來現場？」

擲筊，兩枚銅板都沒見紅點。

毛立慶有些尷尬。他不信宗教，後來定居國外，對台灣的民俗信仰更沒接觸，但擲筊還是懂得的——一正一反代表有，否則沒有。

「來，大哥先誠心奉請媽媽過來吃飯，聆聽經文，以渡化母親至西方極樂世界。」師姊又道。

擲出筊感覺好似媽媽不待見他，毛立慶連忙收斂散漫心態，誠心誠意的捧著兩枚硬幣，低聲喃喃。

站在最後排的毛毛聽不清楚大伯說話的內容，從這兒望去，也只能看見長輩們的背影，感覺這一次停頓的比較久，她好奇的從側邊探頭，想看清楚前面的動靜。

此時所有人也全都安靜的看著毛立慶，片刻後，毛立慶總算朝師姊點點頭。

師姊再度開口，「請問王女士是否已來到現場？」

毛立慶將兩枚硬幣往上拋，兩枚硬幣在半空中躍起，毛毛只見紅點在半空中一閃，恰恰映著供桌上裊裊升起的香爐，那瞬間也不知是錯覺還是香的關係，硬幣似乎在半空中停滯了一秒，接著緩緩往下墜落，在快落地時，其中一個硬幣忽然快速的轉了一圈，彷彿被什麼人撥了一下。

毛毛出神的盯著那兩枚硬幣，直到硬幣發出清脆的落地聲，她才如夢初醒般一凜，同時感覺一股寒意慢慢從左臂延伸而上。

她忍不住縮了縮手臂，眼角下意識往左瞄，左邊是緊閉的門，冷氣口也不在這兒，怎麼就突然覺得冷了？

「媽媽已經來了。」師姊看了看一正一反的硬幣朗聲道。

師姊的話引起毛毛的注意，她有些迷茫的從大伯母和姑姑之間的縫隙看向硬幣，地上除了硬幣，腳邊還有大伯的影子，以及一抹隱隱約約、快速閃過的黑霧……是看錯了吧？

「好，等一會兒大家跟拜就行了。」師姊又道。

接下來三位師姊開始喃喃念誦，並不時往前朝拜，毛毛的視線被大人擋住，看不清楚前面師姊的動作，只能看前面的人拜就跟著拜，渾渾噩噩的連自己拜了什麼也不知道，好在沒多久就停下。

「我們等會兒開始誦經，家屬可以跟著念，這邊有經書，你們有誰要看嗎？」師姊捧起一疊經書問。

「那個我們看不懂啦。」毛立慶擺擺手。

他們毛家的人都沒有宗教信仰，尤其他和二弟都住國外，看一般中文沒問題，看佛經就頭痛了，但辦喪事總要選一個儀式，才連夜挑選最普遍也最便宜的方式操辦。

師姊又看向其餘人，毛立國立刻搖頭，他從小看到書就想睡，勉強才從國中畢業，毛立貞和顧幸好也同樣搖頭，更後面的大寶和小愛都是看英文比看中文多，毛毛本想看，看不懂跟念也好，但師姊已把那疊經書放回供桌。

「不看也沒關係，大家請坐。」

眼看大家都紛紛找位子坐好，毛毛轉念一想，一個人站著跟師姊念經對長輩也不禮貌，只好也回頭就近坐下。

師姊們在供桌前落坐，翻開經書，先念幾句介紹亡者的開場白後，三個人非常有默契的唱誦起來。

毛毛原本就站在門邊，現在也坐在門邊，坐同一張長凳的還有大寶和小愛，打師姊一開始念經，大寶就一臉沒勁的發呆，小愛則低著頭不知在想些什麼，其餘人也幾乎都面無表情的端坐著，不知是認真在聽經呢還是在放空。

感覺真是彘扭，毛毛心想。

她記得幾年前參加外公的喪禮時，明明是所有家屬跟著一起捧書念經，當時母親曾告訴她，那是晚輩們一齊表達追思和助念，現在卻是所有家屬作壁上觀，無所事事的看師姊念經，彷彿只是坐在這兒等師姊跑完整個儀式，今兒的任務就算完成了。

喪事只是手足們不得不一起出面的場合，就是這樣而已。

毛毛心下有些黯然，卻也不能說些什麼，她跟奶奶不親，大伯二伯一家早早就定居國外，一年頂多回來幾天過年，爸爸也是這兩年才比較穩定，之前都東躲西藏不敢回家，姑姑也是奶奶中風後才從外縣市搬回去照料，但不知何故兩人據說處得並不好，父親還勸了幾次架……奶奶辛苦生養四個孩子，最後無論優秀的或操煩的通通不親近，想來真令人唏噓。

毛毛心頭沉甸甸的宛如壓著一塊大石，漸漸覺得有些頭暈喘不過氣，她眨眨眼試圖提振精神，迷茫間，背對她的領頭師姊的後方空地彷彿有一坨黑黑的霧影，她一怔，更加用力眨了眨眼，才發現霧影並非籠罩在師姊背後，而是整個房間都隱隱飄散著黑霧……

香燒出來的氣體不是灰白色的嗎？難道飄久了會變黑？該不會是什麼黑心商品吧？

毛毛正不解，一旁突然傳來嗚咽聲，她連忙望去，只見坐在內側的姑姑正搗著嘴、雙肩微微抖動，像是忍不住悲傷。

坐她旁邊的顧幸好有些錯愕，本想無視，毛立貞卻是一個啜泣逸出喉嚨，聲音大到滿室的人都為之側目，顧幸好也只好尷尬的拍拍她的背。

不安撫還好，這一拍，毛立貞更是哭得上氣不接下氣，身體不斷顫動，顧幸好慌了手腳，連忙低聲叫女兒從她包裡拿衛生紙，接過後正要遞給小姑，毛立貞突然身體一軟往前傾，顧幸好沒料到，她又是個沒啥力氣的富家小姐，「唉呀」一聲一個沒扶好，毛立貞整個人登時往下滑，變成跪坐在地上。

這一下不僅出人意料，顧幸好更是臉色一變，她伸手想將人拉起，卻連拉幾下都拉不動，毛立貞只顧跪坐著低頭啜泣，衛生紙也不接，顧幸好眼看沒辦法，索性任由她發洩個夠，繃著臉當沒看見。

顧幸好能當沒看見，但毛毛可看不過眼，正想起身去安慰姑姑，屁股剛離坐，忽然一陣頭暈目眩又坐回去，大寶偷瞞她一眼，不解她在幹麼。

別說大寶，連毛毛都不解自己是怎麼回事，就算她今天睡眠不足一直有些頭痛，但她可是鐵打的護理師耶，哪會如此嬌弱？

毛毛甩甩頭，卻怎麼都甩不掉昏沉的感覺，甚至還慢慢覺得呼吸困難，兩眼望出去，本就飄著香的隔間好像變得更煙霧瀰漫了，更詭異的是，空氣裡似乎還藏著什麼東西，像海浪般往自己衝過來，她的意識也益加恍惚。

她覺得自己很需要打開門呼吸一下新鮮空氣。

好想開門啊……但正在辦法會……毛毛微喘著氣瞪著緊閉的門板。

就在此時，那扇門霍地被推開了！

第二章 靈骨塔撞鬼

開門的動作帶出一陣微風，毛毛只覺沁涼的空氣拂面而來，暈眩感隨即消散，抬眼和進來的人打了照面——是遲到的二伯毛立明。

毛立明和她對眼也是一怔，但他的臉色很難看，一手握著門把，就這麼傻站在門口，不曉得是來之前發生什麼事，或者不高興沒等他來就開始辦法會。

「還不快關上門進來？」毛立慶不滿的催促，他可沒忘記師姊說過被抓到要罰錢的叮嚀。

毛立明看了大哥一眼，這才往前走一步，順手將門關上，但此時房內僅剩的位子是在大哥旁邊，他乾脆也不坐了，直接站在門邊看，最後視線停頓在癱坐地上哭聲哀戚的妹妹身上，意外又不解的皺起眉。

妹妹跟母親向來不和，沒想到死後卻是她哭得最傷心。

接收到二哥的目光，毛立貞茫然地回望，半晌後突然打了個冷顫，眨眨眼，似乎直到此時才發現自己坐在地上，連忙爬起來坐回長凳，顧幸好默然遞過一小包衛生紙，她訕訕接過，抽出幾張將眼淚鼻涕擦乾。

就在此時，誦經聲忽然停了，為首的師姊開口，「剛剛這段是在讚頌菩薩的慈悲，講述西方極樂世界的美好，接下來才是超渡、懇請神佛接引，我們先休息一下。」

師姊話聲方落，坐在兩側的師姊已經起身迅速脫去法袍，急切的往門口衝去。

剛才師姊們專心誦經，並不知道後頭發生什麼事，此時為首的師姊回過頭，看向一臉狼狽的毛立貞，溫聲道：「媽媽現在已經無病無痛，被神佛接引，這是好事，妳要節哀。」

毛立貞尷尬的點點頭，丟下一句「我去廁所」便匆匆起身往外走。

因為大哭一場耗掉不少精力，毛立貞身形有些晃的走進廁所，站在洗手台前朝臉上潑了潑冷水，這才感覺稍微舒服多了。

「姑姑？」

毛立貞回過頭，發現是毛毛。

「姑姑妳還好吧？」毛毛問。

「沒事。」毛立貞勉強笑了笑。

其實她也不知道自己是怎麼了，竟會突然失控哭出來，母親過世她並不是不難過，但她個性比較壓抑，從來不曾在庭廣眾下失態，難道是被現場誦經的莊嚴氣氛影響？但是……

她只記得當時忽然覺得渾身冰冷，後來有一小段時間整個人都迷迷糊糊的，雖不至於毫無知覺，但後來發現自己坐在地上時，她確實有點被嚇到。

究竟是什麼時候坐到地上去的？她完全想不起來！

「姑姑？妳真的沒事？」見毛立貞失神，臉色還越來越蒼白，毛毛忍不住上前關切，輕輕拍了拍她的手臂。

毛立貞一顫，手臂大動作往旁縮，發現毛毛表情錯愕，趕緊道：「抱歉，我只是想事情想得太出神，嚇了一跳。」

「喔，沒關係啦。」毛毛理解的點點頭，「我是護理師，對生離死別的場面已經很習慣，反應比姑姑誇張的多得是，姑姑妳不用介意。」面對親屬死亡，哭泣或恍神都是很正常的現象。

「真是……還要妳來安慰我。」毛立貞聞言苦笑，似乎更覺得不好意思，期期艾艾地解釋，「我剛剛只是在想為什麼自己會突然大哭？」

「親人過世很正常啊，這有什麼好疑惑的？」毛毛想了想又道：「大伯不是有擲筊問奶奶有沒有來嗎？肯定是奶奶真的來了，母女心有靈犀嘛，才會情緒爆發。」

「是嗎？」毛立貞質疑。

「嗯，我聽說亡者會在『頭七』的時候回來看親人，所以那天才要辦法會，希望亡者不要留戀，快去西方極樂世界之類的。」毛毛提供自己聽來的說法。

因為職業的關係，她最大的信仰是醫學，習俗什麼的其實不太懂，但她是經常會跟病人或家屬聊天的那種護理師，難免也會聽見辦後事的話題，至於可信度如何，她就真不知道了——與其花精力探究死後世界，她寧願把時間拿來救護活著的人，即便之前曾遇過恐怖靈異事件，她也是過了就算了，標準的好了傷疤忘了疼。

「被妳這麼一說，那時候師姊在念經，我好像真的有感覺『某種東西』靠近，然後就一時克制不住……」毛立貞回憶。

「是吧，肯定是奶奶感念妳照顧她的辛勞，才特別靠近妳呢！」毛毛樂天地道。

毛立貞點點頭，雖然有些質疑以母親重男輕女的性子，怎會不去靠近兒子而跑來靠近她，難道母親死後對兒子們潦草辦後事的舉止心寒，反而感念起她的付出？不然也沒別的解釋了。

「我們回去吧。」毛立貞定了定心神道。

毛毛本來就是擔心姑姑才會跟過來，見姑姑不再惶然，她滿意的應聲，跟在姑姑後頭走出廁所。

「毛毛，妳一定是個很好的護理師。」發現毛毛壓根沒上廁所，連洗手也沒有，毛立貞轉念一想也就明白了毛毛的心意。

「哈哈，才沒那回事，同事們都嫌我雞婆、喜歡沒事找事，我還經常為此挨上頭的罵呢！但沒辦法，我就是改不掉，也不想改。」毛毛不以為意的聳聳肩。這年頭人情淡薄，偏她正義感十足，不平則鳴，為此沒少吃過苦頭。

毛立貞笑了笑，心頭有些酸，也有些暖。房間內一票手足，最後卻只有一個不太往來的姪女過來安慰她、關心她的狀況……

「大寶，你怎麼不進去？」毛毛一走近隔間就見大寶一臉無聊的站在走廊。

「裡面在吵架，煩死了。」大寶翻翻白眼。

「吵架？噢！」毛毛一怔，隨即了然。二伯遲到，恐怕裡頭正逼問呢。

毛立貞開門走進去，門隨即被關上，幾秒的空檔裡頭果然傳來毛立慶和毛立明的對話，毛毛雖聽不懂來龍去脈，但語氣有火藥味是肯定的。

「妳怎麼不進去？」大寶見她跟著倚在牆邊，好奇地問。

「裡面的香味太濃，我聞到頭都暈了，休息一下。」毛毛道。

雖然只點了三炷香，但隔間也不大，八成是剛才被熏到快窒息才會產生幻覺，這不，她一離開房間立刻就好了，還神清氣爽咧。

「香味太濃？會嗎？」大寶皺眉，完全不覺得有多熏，如果熏，也應該是眼睛或鼻子癢吧？

「當然會，你是沒神經喔，沒看到剛兩位師姊一休息立刻開門往外衝，她們坐裡面，肯定更熏。」毛毛信誓旦旦。

大寶撇撇嘴，正想說什麼，誦經的三位師姊已經走過來，代表法會即將開始，他只好默默嘆口氣往裡頭走。如果可以他真不想進去，香太濃什麼的他沒感覺啦，就是不知道為什麼，剛才法會進行時胸口沉悶難受，一直很想奪門而出，要不是後來二叔進來，引開他的注意力，他真的超想尿遁的。

「喂，精神點！」毛毛用手指戳他後背。

「參加喪事是要多有精神啊……」大寶咕噥。

兩人走進隔間，壓抑的氣氛完全沒因中場休息而緩解，每個人的臉色都不太好看，毛立慶和毛立明更是臉色鐵青，也不曉得方才吵了什麼。

來誦經的師姊們恍若未覺，也或許是喪家有嫌隙的狀況她們看得多了，家家有本難念的經，早習以為常。

「請大家依剛才的位置站好，」為首的那位師姊轉向毛立明，「你是次子吧？請站第一排。」

毛立明過去站好，這次倒沒擲筊，其中一位師姊點香交給第一排的人朝拜，隨後將香插入香爐，吩咐大家跟拜，接著準備開始誦經，請眾人坐在一旁聽經。

師姊們才念沒幾分鐘，毛毛發覺自己的頭又開始發暈，這次更慘，連肩膀都死沉沉的，像是有什麼無形的重物壓在上頭，讓她不由自主的垮下肩膀，甚至意識都有些迷迷糊糊。

但這是什麼場合？這可是奶奶的頭七法會耶，她豈能昏昏欲睡、垂頭喪氣的？她難受的揉了揉僵硬的肩膀，想減輕那股沉重感，卻連手都像被傳染似的僵冷起來，縮回一看，手指和掌心都變白色了。

好冷啊，不久前站在醫院外都沒感覺這麼冷，那時還有冷風吹咧，這裡只開空調，還是密閉空間，怎麼會冷成這樣？毛毛哆嗦了下，又抬頭看其餘人，大家臉色都不太好，一個個死氣沉沉的端坐著，背景音明明是慈悲莊嚴的超渡經文，聽來卻沒半點定心作用，反而心浮氣躁。

毛毛情不自禁的把目光停頓在其中一位師姊放在供桌上的保溫杯。

三位師姊都有自備保溫杯，裡頭裝著熱水，時不時會喝上一口潤喉，為了不浪費時間，保溫杯都是打開的，那冒著騰騰熱氣的保溫杯此時散發出無比誘惑，毛毛看著都好想喝上一口去寒。

毛毛心裡正覬覦呢，那位師姊右手持續有節奏地敲打木魚，左手突然摸向保溫杯，看樣子是打算喝水，毛毛羨慕的盯著她的動作，但就在師姊的手指即將觸碰到保溫杯前那瞬間，保溫杯突然倒了！

「啊！」師姊輕呼一聲，趕緊想扶住保溫杯，反被撒出的熱水燙得猛然縮手。

保溫杯在供桌上發出「叩」的聲響，熱水跟著溢出，她一手要敲木魚，只能一手先將經書移開，但由於放得近，她面前那本經書已經被浸濕一大片，就連原本堆疊在一起、供家屬觀看的那幾本經書也跟著遭殃，熱水還一路蔓延到桌邊滴落到法袍上，她連忙將雙腳移開。

這麼大動靜，同桌的另兩位師姊都有些傻眼，但經文正念到一半，哪有停下的道理，幸好三人默契夠，對經文也都頗熟悉，闖禍的那位師姊一手敲木魚，一手忙著將那疊經書挪開，另兩人加大音量繼續誦經，本以為能過關，上方的燈卻驀地一閃，接著陷入一片黑暗。

「咦？停電了？」

「怎麼忽然停電了？」

毛家的人全都看見師姊打翻水了，原本默不作聲，現在卻沒法再無視，就連坐側邊的師姊都停下誦經，只有為首的那位師姊還在黑暗中繼續念。

「外面好像沒停電？走廊燈是亮的。」毛立慶道。門板上方有一個方框是透明的，他的位置剛好能從這方框斜望出去。

「要不要去跟管理室說一聲？說不定是燈管壞了，叫他們來換。」一旁的毛立國低聲道。幸好師姊對經文熟悉，摸黑還能背誦，但總不能一直摸黑進行吧？

他話才說完，上方燈管又閃了閃，接著恢復照明，所有人不禁鬆口氣。

「嘖，大概是燈管快壞了。」毛立國暗呼晦氣。

「唉呀！」其中一位師姊忽然驚呼，慌亂地道：「香火滅了！」

眾人聞言連忙看向香爐中的香，剛才還點著的三炷香果然齊齊滅掉，這一次就連為首的師姊都忍不住一凜，原本記在腦中的經文跟著一亂，不由自主就停下了。

儀式中斷了。

「怎麼會這樣？」一側的師姊愕然開口。她們都是接案的，三人合作參與過這麼多場法會，還沒遇過這種狀況。

為首的那位師姊看了看兩名驚慌失措的同伴，背著眾人，深吸口氣道：「阿梅妳去點香，我們繼續……」

上方的燈管又閃了一下，師姊一頓，忍不住看向燈管，燈管這次倒是沒有全暗，而是持續閃爍，看起來就像快燒壞了。

「還不繼續？」師姊拉回視線，語氣嚴厲地開口。

呆掉的另兩名師姊這才回過神，一人連忙起身點香，一人硬著頭皮跟著念。

只是上方一閃一閃的干擾，整個房裡也忽明忽暗，看得人心裡發慌，就算儀式繼續進行，也總覺得怪怪的，師姊們各個低頭緊盯著經文，就怕錯漏，其餘人面面相覷，表情都有些不安，尤其毛毛更是坐立難安，滿腦子都是保溫杯。

她親眼目睹那個保溫杯是師姊還沒碰到前就先倒下了，但那怎麼可能？一定是她眼花。

對，她本來就頭暈眼花的，肯定是看錯，不然還能做何解釋？但無法解釋的還有香爐裡的香，好端端的怎麼會突然全滅？這裡是密閉空間，冷氣孔也沒對著香爐……啊！莫非是奶奶顯靈？毛毛恍然大悟。

「要不要去說一聲？」毛立國壓低聲音問。

毛立慶皺著眉搖搖頭。

燈管的位置就在供桌邊，就算要更換也得等儀式結束才能換，不然難道要請師姊們先閃開，好讓人搭梯子上去換嗎？這可是法會，不是派對，他對宗教儀式再不瞭解，也知道這有多大不敬。

二十分鐘後，伴著忽明忽亮的燈光，法會終於在詭譎的氣氛中結束了。

兩位師姊宛如逃難似的飛快換下法袍，收拾行囊往外走，只有為首的那位師姊還算鎮定，拿起擱在角落的幾沓紙錢和幾朵紙蓮花，詢問他們打算怎麼處理。

「怎麼處理？要帶回家擺著嗎？」毛立慶怔了怔，還真不知道那是要幹麼的。

「不是，這是要燒給母親的，但醫院裡不能焚燒金紙，你們是要自己帶回去火化，還是？」師姊解釋。參與過那麼多場法會，她還真沒遇過連燒紙錢都不知道的。

「帶回去燒掉？那有規定要怎麼燒嗎？在陽台燒還是馬路邊燒？」毛立慶一頭霧水。

聽到如此天兵的問題，師姊啞然片刻，無奈地道：「出殯那天要燒庫錢，不然你們等那天再一起燒也可以。」看他們這票人沒一個懂習俗的，就這麼隨隨便便在家裡燒這些東西，要是引來孤魂野鬼就不好了。

「喔，那就等那天再一起燒。」毛立慶鬆口氣。出殯那天的事，他們已經找好葬儀社的吳先生負責，到時再交給他安排就好。「不過什麼是燒庫錢？」

「就是燒給亡者上路時交給陰差的錢……你們再問葬儀社的吳先生吧。」看幾人一臉犯疑，師姊有些頭痛的把問題丟出去。

她們跟葬儀社有配合，這次來也是吳先生牽線的，本來她們看地點在醫院不想接，但吳先生表示家屬長年住國外，時間緊又沒啥禁忌，才會臨時決定在這裡辦，如果她們不接，一時間也找不到人，那老母親的頭七法會就要開天窗了。吳先生再三懇求，她一時心軟，終究不忍死者無依，這才勉強答應，哪知差點出亂子……不過看這群人連燒紙錢都不知道，八成連祖先都沒拜過，果然非常洋派。

唉，她比較傳統，等會兒還是先去廟裡拜拜一下比較安心，這群人就交給吳先生去煩惱好了。

說人人到，葬儀社的吳先生走到門邊，和為首的師姊打招呼。

「師姊辛苦了。」小吳笑道。

家屬昨天才找上他，說是今天要辦頭七，還很率性的問他能不能直接在醫院辦，省得找場地，他是剛入行不久的新人，為了拚年前業績，只好硬著頭皮應下，千拜託萬拜託才求得師姊答應幫忙，讓他很感激。

「不辛苦，都是分內事。」師姊頓了頓，終究還是沒忍住，語重心長的開口，「你們就當我多嘴，但喪事是大事，不可馬虎，再怎麼忙碌還是要心懷敬意好好操辦，古時傳下來的規矩，能傳那麼久總是有含意的。」

在不信鬼神的人眼中，他們的言行經常被曲解成迂腐，她甚至還聽過「辦足儀式只是為了多收錢」這類嘲諷，但須知古時傳下來的儀式除了正人心，還兼有保護作用，例如家屬一起誦經，一方面是子孫們誠心替往生者助念，一方面也是預防孤魂野鬼侵擾，但這些人一句「看不懂」就不念，她本想勸，但若眾人同時誦經，聲音之大恐怕會驚動院方罰款，不等於害了自己嗎？她也只好作罷。

「是是，師姊說的是。」小吳連聲稱是。

見毛家人反應冷淡，小吳也是嘴上敷衍，師姊不禁暗嘆一聲。

現代人忙碌，對信仰也較看淡，喪事從簡她能理解，但也不能簡略到變得不倫不類吧？正規的頭七法會每個步驟都有深意，毛家人卻為了省時省錢，把那些步驟都省略了，照她看，與其儀式錯漏連連，還不如乾脆不辦！最離譜的是現場都發生一些不尋常的事了，家屬卻依舊無動於衷，當真是不知死活。

話又說回來，信與不信，說穿了還是看人，對無信仰的人來說，任何怪事都是穿鑿附會、怪力亂神，一切都是白費口舌，既然勸不動，也只能讓他們自求多福了。

師姊朝他們點點頭，走出往生室。

小吳見師姊離開，總算鬆口氣。

他是葬儀社的人，喪事該如何辦豈會不懂，問題是毛家人不懂、也沒興趣想知道，他們只在乎用最少的錢在最短時間內辦妥，之前他不過多提幾句可以多加些什麼流程，這些葬儀社也都有配合的廠商，能算便宜些之類的，就被質疑想多賺錢，他可是苦惱業績不夠的新人啊，客戶最大，他才不想因為這樣得罪人，至於師姊的提醒，反正毛家人不信鬼神，他又何必跟客戶爭辯這些？

快過年了，他還是趕緊處理好這攤，把握時間爭取更多客戶比較實際。

「毛大哥，你之前跟我說告別式要小廳的就好，我已經確認過，要符合沒有生肖年齡正沖的話，年底前只剩這三天有位置，你們看一下日期。」小吳將寫著三個日期的字條遞過去，所有人都湊過來看。

「唔，我們還要趕回美國處理生意，就這天吧？」顧幸好瞄一眼，也不問其他人，立刻指著距離最近的一天。

「下禮拜？所以你們不打算再辦七？」小吳問。

「什麼七？不是辦過頭七了嗎？」毛立慶反問。

「喔，頭七是指過世後第七天，傳統上還會有二七、三七、尾七等等，有些人辦得盛大隆重，會做上七七四十九天共七次法會，接著才會出殯。」小吳解釋。

「七次？我們哪來那麼多時間，而且這得花多少錢啊！」毛立慶皺眉。

他不是小氣，只是不想把錢花費在這種虛無飄渺的地方，誰知道是不是真的有用？思親嘛，擺心裡就好，人死了就死了，哪來那麼多雜七雜八的名堂？依他看，這些根本是殯葬業者利用親人不捨亡者的心情，藉故從中大賺一筆。

見狀，小吳趕緊陪笑，「現代人比較忙，做足七七四十九天的已經很少，如果毛先生還要趕回美國，一般只要做完頭七，再看個適合的日子就能出殯了。」

「那就這天吧。」毛立慶立刻指向妻子剛看定的日子，接著才抬頭問：「大家有問題嗎？」

眾人你看我、我看你，倒是都沒有異議。

「那就剩最後一個問題了。」小吳說道：「你們放骨灰的地方還沒找好，但出殯當天就要火化移靈，必須趕在下禮拜前確定下來。」

毛立慶點點頭，「你不是要帶我們去看靈骨塔嗎？今天看完就能做決定了。」

「是，目前有兩個地點，一個比較遠，是私人的，一個比較近，是公家的，不過公家那間只剩最底下一排和最上面一排有空位，選擇較少，位置也比較差，私人的則比較貴，你們要有心理準備。」小吳提醒道。

「沒關係，我們兩個都看，看完再決定。現在是要直接去嗎？」毛立慶道。

小吳揚聲回答，「可以，你們可以坐我的車過去，但我的車是七人座，你們還有人開車來嗎？」在場家屬共八人，再加上司機，肯定坐不下。

「那小愛和大寶就別去了，這樣剛好一台車。」顧幸好插嘴，「小愛說她頭痛不舒服，想回去休息，大寶剛好陪她回去，我也比較放心。」

小愛不舒服？出於職業習慣，毛毛聽到有人不舒服立刻投以關切目光，小愛正繃著臉不發一語，臉色確實有點蒼白，但一接收到她的視線，沒等她問話就把臉撇開了。

奇怪，她是什麼毒蛇猛獸嗎？好歹是親戚，何必如此冷淡？毛毛覺得莫名其妙。

「對了，桌上的供品你們要帶走嗎？」小吳看了看桌上未動的供品問。這家人昨日才決定辦法會，當然來不及準備，這些全是他們聯絡配合的廠商準備的。

「這要帶走？我們還要去靈骨塔，不方便吧？」毛立慶道。

「這麼多東西丟掉也浪費。」毛立貞道。那些一格一格的小菜就算了，但全雞、全魚和豬肉都是熟食，也沒人吃過，還有那一籃水果也很貴，這可都是錢買的，丟了多可惜。

「不然叫大寶先帶回去？」毛立國提議。

「我們家不開伙，帶回去我不會處理。」顧幸好立刻回應，表情隱約有點嫌棄。她不喜歡吃拜過的東西，倒不是有什麼忌諱，而是覺得不衛生—誰知道那放多久了？

「這樣吧，阿貞妳把家裡鑰匙給大寶，他們先回妳那，等我們看完再過去接他們回家。」毛立慶想了想道。他和阿明都在台北另外有房子，阿貞跟母親同住，生活費則由他和阿明平分。

毛立貞也是這樣想的，立即把鑰匙交給大寶，反倒是大寶苦了臉，一點都不想提一堆肉和水果回去，重死了。

「才一點東西都提不動，你這麼胖是胖假的嗎？」毛立慶不高興的瞪了兒子一眼。

「提就提，幹麼人身攻擊啊……」大寶悻悻然。

「小愛不舒服，你們坐計程車回去。」顧幸好塞錢給女兒。

在醫院門口別過大寶和小愛，一行人等小吳開車過來載，沿途買了速食在車上充當午餐，接著便前往目的地。

「時代在變，私人的靈骨塔大多弄得跟風景區一樣，很重視美觀，跟以前陰森的形象大不同，公家單位的則有新有舊，整體來說，環境還是私人的比較好。」小吳一邊將車子開進民營靈骨塔一邊介紹。

這邊已離市區甚遠，一眼望去景緻開闊，山景綠意盎然，不過今兒是雨天，又是平日，人煙稀少，頗有清冷之意。

七個人撐著傘魚貫走進正廳，正廳擺放了一尊地藏王菩薩，小吳熟門熟路的和工作人員說明來意，工作人員翻看了下紀錄的本子，稍微討論一下，隨後便領著七人前去尚有適當空位的地點。

毛毛是第一次走進靈骨塔，好奇的東張西望，只見偌大的房間被無數成排成列的小方格占滿，看來很是壯觀，再一想這些小方格裡皆擺放著骨灰罈，更令人心生敬畏，仔細一看，小方格外有些有寫名字，有些沒有，有的還附上照片。

「我們這裡挺大，不過空位剩的也不多，你看到那些還沒寫上名字的，有很多都已經被預訂，現代人的生死觀比較開放，很流行預做安排，我們目前正在隔壁籌建新館，已經開始整地，預計明年就能啟用。」工作人員道：「我們也有雙人塔位，可以供日後夫妻合葬，但塔位少，特別搶手，如果有興趣你們也可以看看。」

聽工作人員邊介紹邊推銷，眾人都尷尬笑了笑，也沒回應，工作人員便識趣地領眾人往樓上走。

「我們這裡共七層樓，每層樓都還有空塔位，格局也都一模一樣，價格主要是看塔位的位置，例如一般人不喜歡在最下面，感覺就是被踩著，不過這也是看人啦，有些人

不這麼想，當然也就不忌諱；另一種則是最上面，因為太高了，祭拜時得仰著看，還得找半天，所以這兩種位置最便宜，越往中間就越貴。」

一行人停在三樓的塔位區，毛毛仰起頭，最上面一排果然幾乎都沒寫名字，方格是玫粉色鑲金邊，數字雖是黑色，但距離遠，就算仰頭也看得吃力，難怪不熱門，至於最底下……想像自己拜拜啦、跟親人聊天還得一路蹲，別說被壓著那類的怪力亂神，光想都不方便。

工作人員領著眾人又逛了其餘空塔位，一路走到五樓，還帶他們巡訪整體環境，毛毛對選塔位沒興趣，她的意見想必也不重要，見到某處的窗戶開著，便自個兒走到窗邊眺望風景。

大概是沒睡好，又被香熏著了，她腦袋時不時的昏沉抽痛，她站在窗邊吹了一會兒風，腦袋沒被吹醒，身體先被吹得發冷，怕再吹下去會感冒，她趕緊按記憶中的路線往回走，卻沒在原處看見其餘人。

「嗯？去哪裡了？」毛毛往附近幾排尋找，沒見著人，仔細聽也沒聽見交談聲，八成是又晃到哪兒去了。

這裡是靈骨塔，總不好扯開嗓子叫人，無關信仰，就是覺得對死者不敬。毛毛從外套口袋摸出手機，想了想又收回去。就算打通了，要她怎麼說？喂喂我在第幾區第幾排第幾位等著你們？怕等著自己的只有大人的一頓罵吧！

毛毛苦惱的搔搔臉頰，最後決定乾脆去一樓等，反正他們終歸會回到那裡。

走到樓梯口，毛毛正想往下走，突然瞥見樓梯旁有一台電梯。

剛才因為要一層一層看空塔位，人又多，電梯還要分兩批太麻煩，就通通都走樓梯，但現在這裡是五樓，往下走是不費力但有點遠，她犯頭痛，還是搭電梯好了。

毛毛按下往下的按鈕，沒一會兒電梯來了，電梯裡沒人，她走進去後順手按下關門鍵，電梯門徐徐關起……

然後又開了。

毛毛一愣，但她就站在門邊，沒多想便直接按一下關門鍵，電梯門再度徐徐往內關，但沒等整扇門密合又徐徐打開。

嘖！是外面有人亂按嗎？醫院裡很常遇到這類事，畢竟每天來來去去醫院的人太多，電梯外的人不耐煩，沒等電梯移動就按紐，害電梯門開開關關個沒完。

毛毛往外探頭，沒人。

也是啦，這種又冷又雨的平常日，除非必要誰會來逛靈骨塔啊？一整路看上來她就沒見著幾個人……不對，如果外面沒人，那電梯怎麼會又開又關的？

毛毛納悶的搔搔臉頰，想不出個所以然來，但依然伸手去按關門鍵，這次還緊按著不放，本以為萬無一失，不想連電梯門都關不上，電梯直接發出「嗶—」的一長聲。

這是……超重的意思？！

毛毛目瞪口呆，明知後面沒人，還是忍不住往後看了看，確確實實是沒人啊，那這聲音是怎麼回事？

嗶聲繼續，被醫院電梯訓練出職業反應的她趕忙往外站出去，嗶聲果然停下來，毛毛鬆口氣，轉身瞪著徐徐關上的電梯門。

等等，她幹麼鬆口氣啊！這裡又不是醫院，而且電梯裡明明沒人好嗎！

毛毛氣得又用力按按鈕，跟這台電梯卯上了，電梯門開啟，裡頭沒人……廢話！電梯一直沒移動當然不可能會有人，她看看四周，確定沒人會突然冒出來搶搭電梯，接著她跨步進去，大力按著關門鍵不放，但電梯門動也不動，還再度發出「嗶—」的長音。

可惡，只是一台電梯而已囂張什麼！毛毛氣得咬牙切齒，又死命按了幾下關門鍵，無奈電梯壓根不用她，繼續嗶。

毛毛垂頭喪氣的走出電梯。

唉，人倒楣，喝水會噎吃飯會噎，連電梯都不想載她啊！算了，走樓梯就走樓梯，才五層樓罷了，她當護理師經常拿樓梯百米衝刺，小 Case，就是覺得有點嘔。

就在毛毛放棄搭電梯、決定改走樓梯時，一轉身，電梯門又徐徐打開了。

你個○○××！這是在挑釁她嗎，這台電梯到底怎麼回事？！毛毛怒瞪著空蕩蕩的電梯，她可以忍受電梯故障，但不能忍受電梯嘲笑她……就算只是自我想像也不行！

毛毛氣沖沖的又走進電梯，很有「你敢再嗶老娘就按緊急鈴叫人來修理你」的氣勢，果然意念改變一切，這一次電梯終於沒叫了，乖乖的把電梯門關上。

獲勝！毛毛滿意的按下一樓的按鈕，等待片刻，沒感覺電梯往下的飄浮感，她納悶的看向上方的儀表板……五樓。

毛毛啞口無言，一瞬間只覺得被 KO 了。

電梯整人啊！

「既然壞掉了幹麼不修？」毛毛滿心不是滋味的猛按緊急鈴，那方傳來干擾音，無人回應。

櫃台的工作人員帶大伯他們去看塔位了，但總還有其他工作人員吧？毛毛不死心正要繼續按，就在此時，電梯門又徐徐打開，而且開了就沒再關上，彷彿在告訴她「妳可以滾了」。

毛毛欲哭無淚的走出電梯，覺得自己今天真是不順，連電梯都欺負她。

後方傳來電梯門移動的聲音，她下意識回頭，電梯門已經即將關上，從門縫裡一瞥，電梯裡滿滿的人……

她看到什麼了？

毛毛呆了呆，忍不住伸手揉揉眼睛，前方的電梯門早就關上，她不信邪的又按下開門鍵，電梯門打開，她稍稍後退一步，定睛一看，裡面是空的。

對嘛，本來就是空的，她肯定是氣昏頭了才會看錯，人只要行得正、坐得直，就不需要自己嚇自己，俗話說的好，「平生不做虧心事、半夜不怕鬼敲門」，她可是護理人員，天天看著生老病死，畏懼那些靈異怪誕之說就太不專業了。

斗大的「專業護理人員」幾個字彷彿閃閃亮亮還加框般掛在電梯口，毛毛抬頭挺胸、一臉正氣凜然的走進電梯，關門，按一樓。

這次電梯動了，毛毛一邊看著數字一路往下，一邊感覺腳下反作用力的飄浮感，左肩突然微微一沉，彷彿有什麼東西壓上她肩膀，毛毛聳聳肩，以為是電梯移動的關係，但緊接著肩頭一緊，像是有人用力抓了下她的肩膀。

被抓的感覺太過明顯，毛毛猛然回頭，後頭空無一人，哪可能有人抓她？真奇怪，今天是怎麼了，難道她真的快感冒，才會老是頭昏眼花產生錯覺？

毛毛心裡嘟囔，伸手揉了揉有些痛的左肩，又轉頭看向儀表板……耶？居然才到四樓？這台電梯好慢啊，剛看外表也是髒髒舊舊的，說不定是十幾年的老電梯，才一直出狀況，但那也該定期保養啊，如果有人不小心被困在裡面怎麼辦？等會兒要跟工作人員反應一下。

嘖，肩膀好痠好重，護理師果然是血汗工作，害她才二十幾歲就體力下滑，這邊癢那邊痛的，尤其最近都值夜班，感覺更累，她還聽說有學姊因此長期月經不調，現在結了婚想生小孩生不出來，都去看婦產科了……

毛毛兩眼放空胡亂想著，沒注意到數字仍停留在四樓，以緩慢到詭異的速度往下，更沒注意到隱隱約約有一隻死白乾瘦、手腕之後憑空消失的手，正緊緊抓著她的左肩，毛毛的肩膀也越來越垮。

毛毛還在恍神，突然左肩一沉、彷彿有人扣著她肩膀用力往下壓，她一個重心不穩頓時往後重重一摔，吃驚的跌坐在地上，一時間還有點搞不清楚狀況，就在此時，電梯忽然一晃，接著便感覺停了。

怎、怎麼回事？到了嗎？毛毛迅速瞄眼顯示三樓的儀表板，以為是有人要進來，趕緊從地上爬起，但沒人進來，她去按開門鍵，電梯門卻沒有打開。

該不會真的壞了吧？她剛還想如果有人不小心困在裡面怎麼辦，結果真的就困住了……毛毛一臉很囧的按下緊急鈴，依然只有沙沙沙的干擾聲，她伸展了下莫名痠軟的左肩，接著試著去扳電梯門，可惜不動分毫。

瞪著跟她犯沖的電梯門，又掏出手機看，果然沒訊號，事到如今毛毛也只能期待有人發現她不見，通知員工，員工總會回櫃台，這樣就能聯絡上了。

「哈啾！」毛毛打個噴嚏，「要死了，真的要感冒了！」

她猛搓手臂，不知是不是感冒症狀越發嚴重，突然覺得電梯裡好冷，冷到她都有些頭重腳輕了，尤其是肩膀，千萬不要是流感啊，全身痠痛很難受的。毛毛靠在電梯一側，有些困惑自己呼出的氣為何變白霧，但腦袋實在太暈了，沒辦法思考……

不知過了多久，電梯忽然又是一晃，毛毛一驚回神，就看見眼前好似有一個影子閃過，她一怔，電梯門徐徐打開。

咦？電梯又好了？納悶歸納悶，毛毛還是趕緊吸著鼻水走出電梯，一出電梯，陰冷感瞬間大減，昏沉的感覺也好多了。

果然是待久了缺氧吧？她搖頭晃腦的往櫃台走，才剛靠近就聽見她阿爸講話的聲音。

「奇怪，打電話也不接，是跑去哪……毛毛！」毛立國轉身就看見女兒，瞪了她一眼，「妳是跑去哪裡了？找都找不到妳！」

「嗯？我一直在五樓啊。我本來在看風景，後來發現你們先走了，我就直接來一樓。」毛毛不好意思說自己跟一台電梯「鬥氣」，只含糊說自己一直在五樓。

「妳一直在五樓？」毛立國皺眉，「我們後來決定選五樓的塔位，又繞回去五樓看了一次，但沒在五樓看到妳。」

「你們沒看到我？可是……」毛毛也是茫然不解。她是在五樓找一圈後才去電梯口，樓梯也在旁邊，理論上不管大家從樓上下來或從樓下上來，都一定會遇到她吧？

「算了，何必討論這個，毛毛多大的人了，就你還擔心她走丟！」毛立慶插嘴，「先把正事辦一辦吧！」

Crescent